

○ 美术考古学丛书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汪小洋 姚义斌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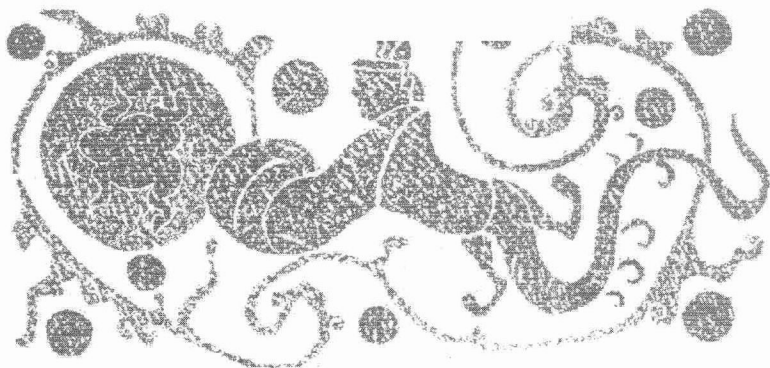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7年度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国宗教美术史研究”

(项目编号: B10-0126-001) 阶段性成果

美术考古学丛书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汪小洋
姚义斌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 汪小洋, 姚义斌著. —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1118-374-0

I. 美… II. ①汪… ②姚… III. 美术考古—关系—宗教艺术—研究 IV. K86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586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柯国富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汪小洋 姚义斌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36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8-374-0/J·144 定价: 32.00 元

总 序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史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术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起这些物品。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方面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国外有很多

学者已经将美术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展开系统研究。为此,国内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关注与研究理应成为重要选题。

本套丛书共10本,包括:《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美术考古一万年》、《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西部美术考古》、《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以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述为中心》等。

《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是论述与求证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交叉新学科成立的必然,其中包括对美术考古出现的探源、发展历程的梳理、理论的建立与方法的探寻、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论证等。《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是从美术考古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的角度,运用美术考古学方法解决相关问题所作的研究;《美术考古一万年》是对美术考古学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总结;《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是对中国大陆美术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梳理、评述;《西部美术考古》、《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以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述为中心》与《中国佛教造像碑研究》是美术考古学的个案研究。

美术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不仅将丰富的考古成果和深厚的美术史积淀互相渗透而寻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同时也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而运用于学科的建设之中。美术考古学是交叉学科,但并非是边缘化学科,相反,它所具有的综合性符合多元化发展的社会潮流,使其在交叉研究古老的对象时,迅速进入了当代学科的最前沿。同时,美术考古学也进入了教学领域,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等教学和研究单位先后开设了该学科的博士和硕士专业方向,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需要理论上的及时总结;而且,相关研究者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和了解最新研究动向,本丛书的编写即是基于这一目的,出发点既在学科建设本身,同时也是努力于人文研究的有机结合。

本丛书主要由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教授集体完成,少量选题邀请了本学科校外专家参与撰写。我们希望本丛书作为一批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推出,不仅有利于美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完善,同时它将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亮点而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广泛瞩目。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术考古学丛书”主编

沈荣吉

目 录

第一章 学科关系与学科定义 / 001

- 一、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 / 002
- 二、宗教美术的仪式性质 / 011
- 三、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 / 017

第二章 地层学与宗教美术 / 026

- 一、地层学的提出 / 026
- 二、地层学在考古学分期中的应用及其发展 / 028
- 三、地层学的基本原理 / 032
- 四、地层学与宗教美术 / 035
- 五、地层学与石窟美术考古 / 039

第三章 类型学与宗教美术 / 046

- 一、类型学的由来 / 046
- 二、考古类型学 / 049
- 三、宗教美术的类型学研究 / 052
- 四、石窟的类型学考察 / 059

第四章 风格学与宗教美术 / 074

- 一、风格与风格学 / 074
- 二、艺术风格学的历史演进 / 076

三、中国的风格学研究 / 083

四、风格学与宗教美术 / 087

第五章 图像学与宗教美术 / 098

一、图像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 / 099

二、图像学原理 / 103

三、图像学与宗教美术研究 / 109

四、宗教美术的象征性 / 115

五、实例的讨论——西王母图像 / 117

第六章 宗教发展与美术考古 / 125

一、墓葬思想的指导 / 126

二、道教的诞生 / 140

三、佛教的东渐 / 149

第七章 宗教美术的审美经验 / 158

一、宗教美术的一般性审美认识 / 158

二、艺术境界的极善之美 / 161

三、表现结构的求全之美 / 164

四、仪式规定的简约之美 / 175

第八章 宗教美术的文化增殖 / 187

一、对美术史的重新认识 / 189

二、对专门学科的支持 / 193

三、对宗教发展形态的思考 / 201

附录 / 213

一、宋代大足道教石窟的遗存与特色 / 213

二、论唐宋石窟中的地藏、六道轮回与十王造像 / 219

第一章

学科关系与学科定义

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受到关注,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不仅有大量的论文发表、高质量的专著出版,而且也有了全国性的专题研讨活动。与其他一些新兴学科一样,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在学科理论、具体研究方法等方面深深地受到了西方理论发展的影响,乃至学科的名称都是由西方引进,并且为此还存在争议。但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我国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从本土文明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中获得了特别强大的支持,这一支持不仅唤起了中国学者的巨大热情,而且也为学科的研究展开了海阔天空的美好前景。不过,方兴未艾的美术考古也遇到了一些理论认识上的障碍,比如学科的定义问题、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学科的界限问题、学科的适用性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学科定义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廓清学科面貌的基础性工作,有着优先思考的要求。为使这个思考有个比较好的理论视野,更好地展开其中的理论描述,我们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结合在一起讨论,将它们的学科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具体有如下的考虑:首先,两学科在学科外延上有很大的重叠,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有一个互动的促进作用。其次,宗教美术有着独特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对美术考古的学科特征认识也有

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一、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

在目前的学术界,美术考古是被作为新兴学科来看待的,其发展状态也处处表现出了新兴学科所具有的特征,比如学科基础性内容交叉性强、学科逻辑概念比较简陋、学科权威性成果影响力不够,等等。这些特征显示出了一个新兴学科所具有的强大张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也给学科研究带来了一些难度极大的课题,比如学科的定义。学科定义的确定是一个学科充分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是在学科发展初期,许多概念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学科的一些特征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因此已有的学科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学科的发展得到修正、完善的,现在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向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

(一) 现有定义的梳理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概念来自西方,郭沫若翻译、1929年由乐群书社出版的译著《美术考古学发展史》,首次将其引入中国。在美术考古学科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学科定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进行。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才首次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内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也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词条。在专著中明确为美术考古学作定义的是刘凤君1995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孙长初200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一般而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具有定义性质的词条显得权威性强,而专著中的定义则更多地体现出学者的探索性成果。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的定义基本是一样的,后者的条目是杨泓所撰,他在《美术考古半世纪》中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阐明美

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①这里,杨泓是将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定义为考古学分支的,其理由有两条,一是美术考古研究对象的获得是通过考古学的手段,一是美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时间段是在宋元之前。

杨泓的定义毫无疑问是具有权威性的,以后的学者基本沿用,只是在学科的内涵上有所增加。刘凤君的《美术考古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专著,他的定义是:“它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利用考古学整理研究资料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还原分析研究,阐明物质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一门科学。”这个定义增加的内涵是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了明显的美术史研究倾向,但学科属性还是在考古学之内^②。之后,孙长初在自己的专著《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中提出的定义是:“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研究方法,以及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参考和对传世艺术品的比较研究,阐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巨大成就、古代艺术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③“艺术”是大于“美术”的概念,其中于美术之外还包括了音乐、舞蹈、文学等内容,它们的学科性质与美术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这个定义可作为参考。

(二) 现有定义的困惑

“定义是人们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不可缺少的方法,是揭示概念的内涵,从而认识事物特有属性的方法,它在思维活动中是十分重要的。”^④一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定义,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对于新兴学科而言,这又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美术考古是新兴学科,为其定义的努力应当肯定,但在梳理之后我们也遇到了困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②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 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④ 诸葛殷同等著:《形式逻辑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1. 内涵增加的趋势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方法,概念的内涵是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在以上所述的定义中,学者们在确定特有属性上有一种增加内涵的趋势。在学科的研究对象上,各家都在沿用杨泓的观点,即“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在研究的方法上,各家则不再相同,杨泓的方法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以考古学的方法为主;刘凤君的表述是“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还原分析研究”,增加了泛指“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历史学之外增加了“艺术的还原分析研究”,已经有了跨出考古学、历史学的意识;孙长初的方法继续增加,增加了“图像学研究方法”和“对传世艺术品的比较研究”,这样的增加可以看做是引进了美术学、艺术学的方法。在学科研究的目的上,杨泓的表述是“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突出的是二级学科特征;刘凤君的表述是“阐明物质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一门科学”,有了明确的历史学与美术学交叉学科的色彩;孙长初的表述是“阐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巨大成就、古代艺术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此说的对象是艺术考古,但考虑到孙著的主要内容是美术考古,而且艺术考古包含着美术考古的学科从属关系,所以此说对美术考古的研究的目的还是一种扩张的认识。

从各家的观点看,美术考古学的定义随着学科的发展在内涵上有着不断增加的趋势。新兴学科初期,学科的发展需要学科的定义存在强大的张力,而且美术考古作为交叉学科性强的学科,也需要显示出跨学科研究方向的特征,这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来发展。目前几家的说法是依靠内涵增加的方法,这是我们困惑的地方。从研究方法上看,增加了图像学,那如果运用了叙事学、符号学乃至定量的统计学等,定义的内涵是不是还要增加?这样的增加是不可能无限的,或者说即使在表述上也是无法操作的;而且,从学科逻辑角度看,这样的增加与学科发展的努力存在矛盾。从形式逻辑的原理看,概念的内涵和概念的外延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的,在一系列有真包含关系的概念之间的反比关系就是其中的一种联系与制约。当美术考古

的内涵增加后,它的外延就要减少,美术考古将受到随着内涵的增加而面临外延的不断减少,这显然是与各家的初衷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了与各家思路相反的一个的看法,这就是:根据这个反比关系,可以用减少概念内涵的办法来扩大美术考古概念的外延,使美术考古在发展的目前阶段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2. 研究对象的不确定

这是一个关于概念外延的问题。对于概念的外延,人们一般是采用划分的方法来认识。“最好的明确概念的方法是用定义揭示概念的内涵,用划分确定概念的外延”^①。不过,因为在已梳理的定义中,各家往往在表述中都涉及外延,所以在讨论定义时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困惑,即研究对象的不确定。

杨泓以为:“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但其研究重点,主要在宋元时期以前。宋代以后,由于历史文献日益丰富,存世遗物品种繁多,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因此在美术考古研究中不再占主要位置。”他将美术考古学的外延划分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五类,并强调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差别。”^②阮荣春、黄厚明、杭春晓对此的意见是:“与其说美术考古学的研究重心在宋元之前,倒不如说考古学的研究重心在宋元之前似乎更加合适。因为对美术考古学而言,宋元以后的家具、冥器、钱币、陶瓷、建筑等都是美术考古学需要关注的对象,而这些方面也是目前美术考古学研究领域相对薄弱的环节。”^③

刘凤君认为:“中国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美术遗迹和遗物可初步概括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10大类。”^④而何志国对这种分类方法表示不认同:“这种分类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其目的只是为了在书中其后的章节中便于逐类展开综述。理论意义不大。”^⑤

① 诸葛殷同等著:《形式逻辑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②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史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④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⑤ 何志国:《美术考古若干理论问题分析》,《中国美术研究》2007年3期,第19页。

关于杨泓和刘凤君的外延划分,除以上学者的意见外,我们从形式逻辑原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概念的划分,一般要遵循三条规则,其一是:“划分后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即不能有一些事物既属于这个子项又属于另一个子项。所以在各个子项之间必须有全异关系。违反这条规则的错误叫子项相容的错误。”^①杨说将美术考古学的外延划分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五类,其中宗教美术就与其他类型发生了子项相容的错误,比如我国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它们属于绘画和雕塑类型,同时也是宗教美术的作品。概念划分的第二条规则是:“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也就是划分后各子项的总和(并集),应当与母项全同。如果子项不穷尽母项,那么必有一些属于母项的事物不属于任何子项。违反这条规则的错误,叫做子项不穷尽的错误。”^②刘说的十大类尽管详细,但并没有能够做到穷尽,比如佛教造像,就没有举出道教造像。以上两说出现了逻辑错误,同时也违反了概念划分的第三条规则,即每一次划分时应当同一个划分标准^③。比如,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是美术门类的划分,而宗教美术类则是由创作主题、题材而确定的划分,前者是艺术形式上的划分,后者是艺术内容上的划分,同时,与宗教美术对应的是非宗教美术或世俗美术,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显然是不能与之并列于一个标准之下的;再如,雕塑与佛教造像不是并列关系,雕塑是包括造像的,只是当以主题划分时在雕塑门类下又划分出佛教造像、道教造像等。

在学科外延的划分上出现了逻辑错误,那研究对象的不确定也就难免了。概念的划分出现问题,必然也要影响到概念的定义,所以目前对美术考古的定义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三) 美术学分支学科的探讨

我们最大的困惑,还是目前许多学者将美术考古归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

杨泓明确提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其表述中的理由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其他几说虽然在

①② 诸葛殷同等著:《形式逻辑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③ 同上,第59页。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有自己的看法,但对于研究对象的获得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研究对象的获得所具有的特征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学科的归属?张培忠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正如从文献史料中获取信息而进行美术史、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不能成为历史学家一样,仅仅应用古代遗存的信息拓宽各专门史的知识不能看成是学科渗透,更不能把他们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①我们赞同这个观点,美术考古可以通过考古发掘而获得研究对象,但这只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之后的研究成果有更加宽泛的内容。这一点可以举山东嘉祥武氏三祠为例说明,此画像石遗存为汉画像石的代表作品。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嘉祥武氏三祠,出土于嘉祥县武宅山村北,纪年是东汉恒帝元嘉元年(151年),是典型的西王母图像鼎盛期的作品。武梁祠一是武梁祠后壁画像,武梁祠二是武梁祠东壁画像,武梁祠三是武梁祠西壁画像,这是考古提供的研究成果。这些内容之外,关于武梁祠中西王母图像所表现出来的长生信仰则是目前汉画像石研究的重点。比如,在武梁祠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构图,武梁祠二图像第二层古帝王图像里出现了11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自左向右是伏羲与女娲、祝诵、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夏桀。这些历史和神话人物在汉代都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在现实社会中他们除了受到崇拜和尊敬,与祠堂主人的日常生活不会有什么联系,他们在画像石墓中出现,表明了国家宗教的影响,他们是一种信仰的符号,这样的符号出现在西王母图像之下,那西王母至上神的信仰就得到了更加的突出,我们由此而可以理解道教在东汉末年产生的宗教发展背景了。这些关于汉代宗教信仰发展的内容,一般是不会被作为考古学的成果来看待的。所以,如果将美术考古归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在具体的研究中会遇到理解上的障碍(图1-1)。

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看待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杨泓,1997)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但是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已经转化为美术发展

^① 张培忠:《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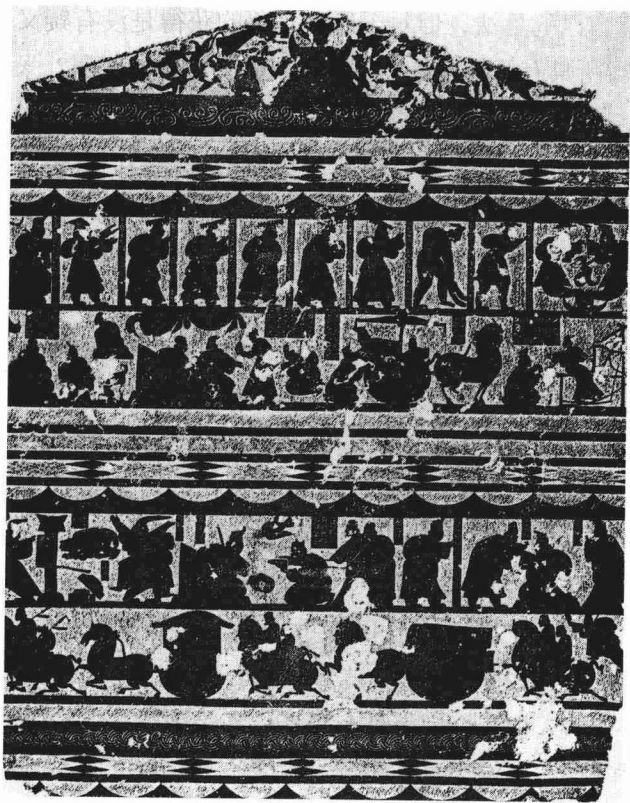


图1-1 武梁祠三 山东嘉祥
县武梁祠西壁 公元151年

史上的美术现象,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比如,龟兹石窟所受到的多元化艺术影响,涉及了犍陀罗佛教艺术、希腊艺术、秣菟罗艺术、笈多艺术、伊朗文化等的影响。其中,“希腊艺术的影响也主要是表现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瞩目的龟兹裸体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裸体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裸体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



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①。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内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图1-2、1-3、1-4)。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发展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支持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有着明确的学科地位和学术目标,形成了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为支柱的学科方法论,这两种方法论都借鉴于自然



图1-2 裸体女子壁画 新疆于阗

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有“见物不见人”的先天性弱点。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轴,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②这样的观点能够被考古界广泛接受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不能深入作品主观性内容的学科特征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也就没有意义了。

此外,我们判断的合理性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认识。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

① 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② 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美术研究》2007年第3期。



图1-3 吉祥慧女裸体图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84窟



图1-4 供养菩萨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87窟

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出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①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如果脱离了审美观念,许多研究活动也就成为缘木求鱼的行为了。

① 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